

冲击期化石

张资平 著

冲積期化石

(小 說)

張 資 平 著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藏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藏本

冲击期化石

张资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冲击期化石/张资平 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藏本)

ISBN 978-7-02-007231-6

I. 冲…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1109 号

责任编辑:岳洪治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段志坚

责任印制:王景林

冲击期化石

张资平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13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5.125 插页 3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231-6 定价 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我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受中外文学交互影响而产生的。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使小说这个古老的文学样式在华夏大地上从“稗官野史”升级到与诗文同等甚至更重要的地位,从茶余饭后的消遣娱乐变为作家和读者表现人生、看取社会的重要手段,在语言与形式上也经历了由文言章回体到现代形态的蜕变。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始,在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兴盛的基础上,长篇小说也孕育萌芽,三十年代达到创作的高峰,出现了巴金、老舍、茅盾、张恨水、李劫人等重要作家和以《家》、《骆驼祥子》、《子夜》、《金粉世家》、《死水微澜》为代表的重要作品,立体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国民的生存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篇章。

为了系统展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我们新编了这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藏本”系列图书,选收1919至1949年间创作的有代表性的优秀长篇,为读者相对完整地阅读并珍藏这一时段的长篇小说提供一套优质的读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八年十月

“伟哥！我今晚由海水浴场回来，接到你前月十五日发的，勉励我，安慰我的那封信；我很喜欢，很感激；不是真心爱我，时时刻刻思念我的伟哥，能够这样诚恳的教训我么？——“但我对不起伟哥了！辜负你勉励我，安慰我的一场好意了。我是一块均质性的(Isotropic)破碎石片，无论你拿如何强度的十字聂氏柱(Crossed Nicols' Prisms)来检查我，都不能叫我发生出别种彩色，无论何时，只是一片黑暗！”

“伟哥，你常拿‘为国家，为社会’的话来勉励我；实在有点儿像我们在化学实验室里定性分析的时候，用过量的安谟尼亚溶液(NH_4OH)，去洗涤氯化银和氯化汞的沉淀，以后虽加硝酸，也不会生反应了。老实说，我不单对国家，对社会，再没有尽力的勇气；就算对自己一身的颓唐，都没有能力去图恢复。伟哥，——我以前也好像对你说过，——我在这世界里，简直像没有知觉的动物，——一般的动物，对于环境的寒暖苦乐的感触，比我还像锐敏些，我是像初期的，和下等植物没有什么明了的区分的原生动动物‘阿米

巴’(Amoeba)——还有什么功过可论,还怕社会的是非褒贬呢?

“我在日本实在说不上有求学的资格,——政府也不见得真心诚意的望我们求学,——不过带上一套假面具,和真的朝勤暮苦的一班人,在狂潮激浪里,争饭吃!索性说明白些,就是靠这每月几十块钱的官费过活罢了!

“伟哥,你对我的同情,我并不是不知道感激。不过我要放肆说几句话,伟哥对我的满腔同情,恢复不了我的逆境,医不了我的饥寒,就算对我一个人能够,这莫大的世界里,像我一样可怜的,——不是,比我更可怜的人,不知多少,伟哥有多大能力去安慰他们,帮助他们呢?

“昨天晚上很好的月亮,我在这海岸的小市场里看夜市。我看见一个很衰老,很瘦弱,很可怜的村姬,坐在道旁哀哀的痛哭。她的目的不过想来往的人,给她几个铜钱,——我信她没有奢望,她也不敢有更奢的希望。——但我站在旁边,守了半点多钟,来来往往不知过了几百几十个人,单没有一个人给她钱;我觉得来往的人的脸上,还现出一种讨厌她哀哭的样子。——或者伟哥要说是我的神经过敏的直觉。——只有一位年轻的女子,她到底比其他的人慈爱些,过的时候,听见村姬的哭声,呆呆的站着看了她一会,只说了一句:‘可怜!’后来还是慢慢的跑了。我想这年轻的女子,怜悯村姬的念头,也不过一时的发作。这怜悯的念头,怕要跟她离开那村姬的距离和时间,成反比例的,渐渐消灭罢!伟哥你不是要像那位年轻的女子么?你能够说在写信给我的时候,和寄了信之后思念我的程度,完全一样,没变更么!……”

我三年没有归省，今年暑假回来，家常事务，百端待理，所以我在家里一个月，觉得比在学校的时候还要忙些。我的日课，——我每晚上要做笔记——也断了半个多月了。现在七旬休假，就要满期，家里的杂务，也渐次清理就绪，我便检点行装，打算日间动身再赴日本。我的日记也由今天重新继续起来。我正在想，我的日记要怎么样的着手开笔，我的侄女儿，——很会讨人欢喜，今年才六岁的女侄儿，送了一封信来给我。

——“叔叔！邮差才送来的，祖母叫我送给你。”
这封信就是我抄在上边，我的好友韦鹤鸣由日本寄来给我的。他信里面写的虽然是一篇牢骚话，但是有好些道理在里头，所以我把他抄在前头，做我这篇笔记的缘起。

我接韦鹤鸣君的信后第三日，我已由乡下到广州来了。我在广州住了两晚一天，访访旧友，探探亲戚，买些途中要用的物品和送人的礼物，到八月二十一日晚上，才搭晚渡到香港来。到了香港之后，一连等了三天，都没有轮船开往日本。我只好株守在旅馆里纳闷。

韦鹤鸣信里的话，果然不错。我这几天在旅馆里果然没有思念及他。我思念的，第一是在家中病了爹爹。其次是日夜劳动操心，我在家里，没有一天不和我说辛道苦的妈妈。又其次我的天真烂漫娇小可爱的侄女儿也思念到了。在家里只会吃烟

赌钱，不会理家的哥哥也想到了。天天和我妈吵嘴，叫我妈生气的嫂嫂也想到了。在中学校里不喜欢念书，只喜欢淘气的弟弟也想到了。最后我想到的，是在蓬莱山里天天望我快回她家里去的澄雪。——我以后才知道我想错了，她并没有望我早些回去。——我思念的，是我住在她家里的时候，每天下午我由学校放课回来，一定送一瓶开水到我房里来和我谈笑的澄雪。

读者到这里，或者要疑我对澄雪有什么暧昧的事。其实我和澄雪，还没有达到“爱”的程度；因为一来她的年纪还轻，——她只十六岁，——不解恋爱是什么（这我又猜错了）；二来是我的境遇禁止我和她谈“爱”的问题。我常常思念她，是因为我住在她家里半年来，她伺候我很周到，待我很恳切，并且她那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胖胖的一双玉手，微微的一副笑颜，实在令人生爱。我想她底倩影，在我眼球里底网膜（Retina）上，永久不会消灭！我想到澄雪，便联想到她的弟妹。她的弟名叫壮一，是个十多岁的小学生。她的妹子却有两个；大的叫妙子，年八岁，和他的哥哥同在一处小学校上学，小的叫玉枝，才五岁，比我的侄女儿又另外有一种可爱的美态，如果叫我勉强说出他们可爱的美点的区别来，我只好说一个是大陆美，一个是岛国美罢。

我认得澄雪，是她的弟壮一介绍的。我前年住的馆子，正靠她家后园。我每天由学校回来，放下书包，就到外边散步。若是壮一也放了学回来，一定向我鞠躬，脱帽行一个礼，跟了我来登山玩水，常在一块儿顽。我因为爱他天真烂漫，和他要好起来，做了一对忘年好友。但我的同学都嘲笑我，说我并不是真心爱壮一，不过看中意了他的姊姊，推爱及他罢了。我觉得也有点道理，辩驳他们不下来。不独友人，就是壮一也知道我喜欢他的姊姊，时常当我在面前的时候，取笑他的姊姊。有时候我和澄雪在

路上遇见，想要说几句话，壮一偏要从旁说出许多不伦不类的可笑话儿，把我们来开心，弄得我和澄雪，不过点一点头，彼此脸红红的跑开。壮一那时却哈哈的大笑。

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和壮一傍晚散步回来，澄雪正在我住的旅馆旁边一块草地上站着和她的一位女友谈话。壮一看见了，便高声的叫起来，跑到澄雪面前：

“姊姊！谢先生在这里，你昨晚不是说想会他么？快去快去！”

澄雪登时满脸发红，低声的叱骂壮一：

“讨厌的东西！一点也不顾忌。”

壮一又跳了回来我旁边：

“谢先生！我的姊姊在那儿啦！”

我这时候，也和澄雪一样的脸热难过，勉强向澄雪点了一点头，澄雪也笑哈哈的向我鞠了一鞠躬。我临去的时候，听得澄雪带笑的骂她女友：

“你不要胡说！我也才认得他！”

后来壮一常常听见我问他姊姊身上的事，知道最能打动我的心的，就是谈他姊姊在家里的事给我听。他告诉我，他的爹爹去年买了一个风琴给他的姊姊。他又告诉我，他的姊姊每天下午要教她的妹妹们唱《飞萤》和《铁道歌》。他又告诉我，他的姊姊剪的纸花儿很好看。他又告诉我，有一天他的妈不在家里，他的姊姊去代她妈弄饭，把饭烧焦了。他妈回来，把她骂哭了。壮一有时候还要故意编了许多谎话来哄我，或者有什么事要求我时竟借他姊姊的名义来做外交手段。有一次，壮一看见我新买了一册载有很多美丽照片的杂志，想借到家里去看，第二天便跑到我寓里来：

“谢先生，你那本杂志不读么？姊姊想读，要我向你借。”

我不相信日本的美人外交政策，也在小学校里，当做一种教材教授小孩子们！我们中国的小孩子，若和他说句笑话，叫他做舅子，他不但不喜欢，或者马上要和你吵起来。这是中国小孩子和日本小孩子的区别！

到了第二个学期，壮一家里住的一位日本学生搬了出去。（日本寻常人家里有了空房子，便贴招贴招外人进去同住，叫做贷间。住贷间的，多半是学生。）壮一硬要拉我到 he 家里去住。我自然情愿。住上了半个月，壮一便有点后悔，不应当拉我到 he 家里去住。其实壮一是错疑了我。我自己想爱壮一的心，实在一点儿没有变更，不过到他家里之后，对澄雪又另外有一种交情罢了。由壮一的眼光看起来，总觉得因为有了他的姊姊，我和他到外边去顽的时间，减少了许多。所以壮一时常和他的姊姊吵，好叫我知道他是不喜欢他姊姊的，要我和他取一致行动，攻守同盟。平心而论，壮一的外交政策，到底失败了。

我闷住在香港，过了三天。到廿五那天下午，有一条开往横滨的日本邮船。此时暑假快要满了，同船回日本上学去的学生很不少，就中我也有好几位认得的。这邮船是由欧洲回航，不像美洲濠洲航路的舱位有中日的区别；所以也有日本搭客混在我们里头来。我占的舱位，一边是一位回日本去的女留学生，和她

的几位同伴；一边是由南洋做苦工回来的几位日本下流人，口不择言，喝了一两盅酒，胡说乱道的，说了不知多少下等卑鄙话。在我右侧占有舱位的陈女士——是后来才晓得她的姓——是很懂得日本话的，我看她听了那些下流社会的话，很觉得难过，所以她除了吃饭睡觉回到舱里来，以外的时间，都在舱面上眺望海景。和我对面舱位，有一位极有趣，和他谈谈可以解闷的妙人。他是法国工人，年纪约略有五十前后，由西贡往横滨的。看他好像很穷苦，所以和我们黄色穷鬼同搭东洋人独有的三等大舱。（西洋人的生活程度，本来比我们东洋人高，决不搭我们搭的三等大舱。我不搭西洋人的轮船，宁可搭日本船，也有个道理。因为西洋轮船没有像日本轮船一样的三等舱架。若搭西洋轮船的大舱，要席地而眠，舱板的振动，直接传播到我们脑里，痛得可怕，并且西洋轮船的办事人，不把三等搭客当做人类看待，简直当做牲畜和货物一样的管理，只有日本人的生活程度，和我们不相上下，也多搭三等的，所以日本轮船特别设备有载人类的三等舱架。在大舱里，不单可免贴舱板而卧的辛苦，且也比西洋轮船载牲畜和货物的大舱清洁些。在我国航业还没有发达的期内，由经济上，卫生上看起来，日本轮船的三等舱，实在排斥不得。）这位法国先生的鼻孔和嘴唇中间，虽然蓄有韦廉式的胡子，可是身材很矮，又臃肿得难看。时时用左手去抹他的胡子，右手去摩他的巨腹。他的鼻尖已向水平突出，占了空间的部位不少，他腹部向外平突出占的空间部位，还要来得大；我心里暗想，若由他的鼻尖作一条直线，连接他的腹；这根直线，和水平作的角度的余弦，一定快要等于二分之一。他遇见我们，便嘻嘻的笑，不懂中国话，也不懂日本话。只把他在南洋一带学来的，没有文法的英国话，向我们交谈。我们会说的英国话也有限，所以除了 yes

和 No 之外,实在没有好多句话去应酬他。轮船展了轮,出了港口之后,速力渐次增加起来。我们安顿了行李,都出来舱面上眺望海面景色。回首望那繁华闹热的香港,早已朦朦胧胧的伏隐在海天界线里面去了。眼前看得见的除了深碧色的海水,黄金色的夕阳光线,和青天白云之外;没有可以做我的笔记材料的。我只好在这舱面上,左探右望的去觅材料。到了后来,才发见了两三位初赴日本——不知去逛的呢,还是留学——的学生,还没到日本国境,早把在香港便买来的,长短不称身的日本道袍(和服)穿上,趾高气扬的,在舱面上走来走去;害得那位法国先生赶快跑来问我:“Are they Japs?”(他们是东洋人吗?)也害得我没有话去答应他。

四

我晓得占有我隔邻舱位的女留学生姓陈,是在舱面眺望海景的时候。初到舱里,彼此早招呼过了,说过了几句应酬话,不过还没有请教姓名。此刻在舱面遇见,自然要点一点头,行个礼。我真喜欢不尽,陈女士竟走过来我旁边,向我攀谈起来。我想我应当把我初次和陈女士的谈话记录起来,因为我听一位研究哲学的友人说:“我们飘泊的人,遇见的朋友很多,哪能够一一和他们结亲密的友谊,时时通信?但我们萍水相逢,常有一夕话的交情,远胜旧交百倍。到了次日,彼此分飞,一生涯中,难保有

再会的机缘，所以要把他们向我所说的话，留记在笔记里，后日常翻来看看，就和看他们的相片一样，做个永久纪念。”何况我和陈女士，十余天同舟东渡，所谈的话也不算少，可以不留记在我这笔记里做永久纪念么？

陈女士站在我面前微微带笑的：“先生贵姓谢是么？我好像在先生行李面上贴的名刺上看见的。先生贵邑那一处？我们怕要是乡里（粤语称同乡人作乡里）。”

我告诉了她，我是那一县的人。她又问我在日本进的那一间学校，我又告诉她知道了。她听了很客气的，称赞我所进的学校。我此刻也就转问她她在东京的情形。

“我在预备，这回出去想进那边的女子医学。”
“高等女子师范不好么？”
“不易考得。谢先生不赞成女人学医么？”
“不单女人，……”
“为什么呢？”

我此时且不答话，从衣袋里取出洋火盒子，和一支雪茄。
“先生也吃烟么？”
“女士不喜欢烟么？我是可吃可不吃的，照文明的礼节，本不当在女子面前吸烟。”
我那枝雪茄末端才起了一二点火星，早掉在海里去了。陈女士伸手想要拦阻，再也来不及了。

“对不起了，谢先生！我不应当多嘴的！真对不起了！”
“那里，我是没有瘾的，我本不想吃的。”
“说出来恐怕谢先生笑话，我也学吸雪茄呢。”

此时我看见了陈女士不易给人看的两列蛋白色的珍珠齿。

“我还要请教先生，为什么不赞成学医。”

“我有一位道德学问都很高尚的友人，他也志望学医，就是进日本高等学校的第三部。他自己说，他自志望学医以来，十天有九天想毕业之后，要如何开一间大大的病院，每天都要有多少病客，卖多少药，作算有可以不用服药的神经过敏的顾客，也得给一两瓶不咸不甜的蒸气水他尝尝，多赚几个钱。那么看起来，当医生的心术，就可想而知了。”

陈女士不待我说完，忍不住失声笑了。忙从衣袋中取出一条雪白的手巾，掩着口，极力忍着。

“照先生的话说起来，世间可以不要医生这种人了。”

“自然不要！”

“人患了病怎么好呢？”

“人那里会无缘无故患病的。真患病的，大半都是自作自受，不必理他。还有小半数的人，虽然算是自然发生的，像年老衰弱的病，是一种免不掉的天然淘汰，应当死的人，还是让他死的好，勉强把他医好了，留在社会上，只会吃，不会干，有什么意味？”

陈女士到此时晓得我是患了日本学生病，——神经衰弱病的一个。她止了笑，正想找别的话来和我说，转一转题。那位滑稽的法国先生，冒冒失失的跑前来，在我肩膀子上，拍了一下：

“your wife……sister……friend？”（是你的妇人，妹子，朋友？）

他说了之后，还要嘻嘻的笑。我此时觉得脸上发热，瞧了他一会，不会开口。陈女士听见他说最初那两个英文，早脸红红的跑开了。后来我责问他为什么这样唐突。他说我和陈女士都是由香港来的，并且舱位连在一块，所以猜我们不是夫妇，也是兄妹。

我真感激那位法国先生，他说那一句话，助长“我们”的友谊不少。我以后和陈女士说话时，总觉得有一种能使心房颤动，又可喜又可惊的滋味。这两天，陈女士把和她同伴来的几位学生是怎么样的人，告诉我知道了。他们都是广东人。我知道了。他们是陈女士从前在东京认识的，我也知道了。陈女士和他们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我也知道了。他们都是东京预备学校的学生，——其中有两位是中学毕了业的，——我也知道了。他们的日本话不很说得来，我也知道了。这些话里面，只有他们和陈女士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一句，我从陈女士口里听见，觉得发生一种快感。我自己并不明白是什么道理。但我觉得近来陈女士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我都十分留意，也很觉可爱。我又常侧面的偷看她，把她的面貌来比澄雪的，很有相像的地方，不过陈女士的脸色苍黄些，这就是最大的区别。我不明白中国女人的脸色大都是苍黄的缘故。

陈女士虽然听得懂日本话，但不很会说。她到底是个女子，起居比我们男子不便的多了。我因此替她向轮船的伙伴交涉，说这个，要那个，奔走不少，女士就感激起来，说了许多对不起的话，我们也渐渐的亲热起来。陈女士日常用的手帕和扇子，时常散在我的舱位上，我却非常珍重，把手帕折叠起，和扇子放在我的枕儿旁边，等她寻觅的时候，就取出来还她。

陈女士初回只脸红红的，向我笑一笑，并不道谢。以后脸也不会红，单是一笑罢了。有时连我也不知她的手帕散失在什么地方，她竟胆子大的，放肆起来，爬过我舱位上，拉我起来，找她的帕儿。或者还要带笑的硬向我要，说我故意把她的手帕儿不知藏在什么地方去了。

廿九早晨，我们搭的轮船到了上海。落锚之后，日本邮船公司即刻派小汽轮来接客上岸。在舱里闷住了几天的人，没有一个不情愿上去跑跑。陈女士对我说，她要在上海探问一个亲戚。我是没有亲戚住在上海的，又不便说跟陈女士去她的亲戚家里。同上了税关码头之后，陈女士竟把我撇下，坐了一辆黄包车，往英大马路去了。我在后面，眼睁睁的望那车夫，拉了她坐的人力车，放开脚步，电掣风驰的跑了去。我呆呆的站在码头上，很担心那年轻的车夫，要敲她的竹杠。

三十一日那天十二点钟，我们搭的轮船就要离开上海，开往门司。到了十一点钟，陈女士还不见回来，我很替她着急。我在舱面，扩大我的眼睛的视角，四面观望，看有陈女士的影子没有。等了一刻，果然望见她 and 一位年纪和她差不多的少年，同乘一只小划子，远远的向这轮船驶来。她在划子里，和那少年正对而坐，说说笑笑，说不出他们的亲密样子。她竟不知道这舱面上有一个人看了难过。我看她拉了那少年的手上舷梯的时候，不知心里是酸是苦，——以后我听见她的沦落消息时，还没有此刻这样的难过，——险些儿把眼泪滚下来。我忍不住的时候，忙走过那边舱面，去望上海市对岸的几个微微吐黑烟的烟筒。她也没有注意到我，和那位少年进舱里去了。

差不多半点钟，轮船就要拔锚，那少年自然不能够久在舱里和陈女士说情话了。——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缘故，好像发了

热病似的，恨那少年入骨，所以冤枉了他，说了这句话。其实陈女士是个年轻的女子，怎能单身回来，她的亲戚派了一个熟悉上海情形的人送她回船，是情理上应有的事，不过所派的不是年纪长成的人，适派了和陈女士年岁差不多的少年，所以我疑心他们在舱里说情话。——停了一刻，果然陈女士满面笑容的送那少年出来，我恨不过又赌气背过脸去不看她。但是心里总想望望他们两个到底是怎么的难分难舍，黯然魂消。因此更联想到陈女士在上海足足歇了两夜，保得住他不和那少年心心相印，魂梦相随了么？我愈想愈不自在，马上跑回舱里去装睡，等陈女士回舱里来，打算讥诮她几句。若不是我前后左右都有人在，我早要哭起来了。其实他们两人临别的光景，却极寻常。

六

在上海又多来了几位搭客，有学生也有商人，舱内更加热闹，舱里的空气也愈加混浊。其中有一位 K 君，听说是上海某有名中学毕业的，英文程度很高。他不懂日本话，所以常把他得意的英国话向茶房交涉。可惜日本轮船的三等茶房，多半是不懂英国话的。K 君的英国话，那里能够在他们面前发生效力。用武无地，K 君不免沮丧了许多。后来他找着了那位法国先生，真算遇见知己了。不时走过来拉东扯西的，咕噜的说个不了。有时陈女士把他瞧了一眼，他更十分高兴，yes 和 no 迭出不穷。他以为陈女士是拜服他会说英国话，加以青眼，其实陈女士听他